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予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則徐徐其覺于子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秦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乘羣履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邪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如是則莫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有虞之世也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

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則憂虞秦氏亦秦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秦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為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般亂矣秦氏其則徐徐其覺于子以已為馬以已為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偽惡知不仁之為否而入於非人乎自

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秦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秦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秦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秦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為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

有仁則以不仁為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子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已為馬或以已為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不知為深知之為淺故齧缺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齧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為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藥彊舜有禮行皆臧仁以要人於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則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不滿故曰未始入於非人秦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為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

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秦氏喻無知臧人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

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偽故曰情信所行不妄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

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為真知蓄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為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秦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為馬可也我為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入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偽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秦氏猶堯之於許由也腐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蓄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秦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筆以已為

馬以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蓄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聰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偉歟故蓄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秦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秦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

易藏則是借藏為藏而無以藏代藏之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為當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查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為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為律身為度而用人惟已則固有所謂以已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

免為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成使查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為而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為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偽得矣孰敢操奇器以探我領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蟲之無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已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河使查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詳道註日

中不以晦蔽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蔽衆故以已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人如此則如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查負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已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陷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會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若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有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為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與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查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為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

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庸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己以身為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典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為首者也故告有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與指為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若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為天下自化

若任知能以為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為句林趙從度為句若虛照張君房按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泉說林趙斷句為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夢水之上適道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為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眇羣碎貌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故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淡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為人倦則又乘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為斯足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違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以應末出晦以趨明而問為天下無名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為人已涉於有

事矣故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墳垠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為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若虛註與造物者為人有不自造也乘莽眇出六極遠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墳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夢水寥冥之鄉造物者覆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乎獨厭之而超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動我心為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之凡有心於為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失在為之一字無為則天下自治矣

庸齋云與造物者為人處世而順自然也遊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氣何有墳垠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天下感觸予之心帛字崔本作為亦何故之意淡漠無形氣循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者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
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
下自治何必為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為
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
化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願以求有為故
問為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
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為放曠之
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為人言與化
俱運任而不助也朱砂猶香實為喻飛
行無迹壞境虛豁言我逍遙自適若
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乎心哉天根
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
含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有心於為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
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
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暗而
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復實
自迷東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五二

武林道士楷 弟 學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獨疾強梁物微
既明學道不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隸狙之使執矰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貸萬物而民來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止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
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
其身非涉虛以簡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
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
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
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
名物皆自以為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
而無方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
實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獨疾者越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
物而微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
自出學道不勦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
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
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
天下也虎豹狙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
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
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
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
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
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
不亦疎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
出而治世故以簡疾疏明為問答以如是
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
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
狙狗以便而招繩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
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自
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
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